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六
書

魏

太子與吳質二書

王彪與殷浩書

蔣濟遺衛臻書

蜀

諸葛亮答李嚴書

諸葛亮與杜微書

許靖與曹公書

王朗與許靖書

太子與吳質二書

重

時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質字季

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
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
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閒設終
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騫北場旅食南館浮
甘瓜於清泉沈朱季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
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轂清風夜起悲
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願而言茲樂難常足

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
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
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
笳以啟路文學記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
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

又書

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
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
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
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與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

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真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理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聞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流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

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暝。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

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

王彪與殷浩書

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大日蝕后之喪兩霑服失色尋

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徼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且檢之事寔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魚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于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浩從之竟却會

蔣濟遺衛臻書

時衛臻典選舉濟與此書

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魚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

答書

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令子同牧野於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蜀

諸葛亮答李嚴書

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故答曰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先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

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還故居與諸子並外雖十命可受况於九邪

諸葛亮與杜微書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

辟馬從事遂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龔閉門不出雍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王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固辭舉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於其上與書者不聞人語

服聞德行飢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季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寔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

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
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
以隆季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
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

亮又書

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
群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
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
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
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

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

許靖與曹公書

字文休時
避難交州

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驚怯偷生自竄蠻貊成濶十年
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欸密久要不忘
迫於表術放命圯族扇動群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
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
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表
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歐閩越之
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草草飢殍荐
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鍾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

忠義奮發整飭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
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荆
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蠱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
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
母隕命并及群從自諸妻子一時畧盡復相扶持前
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
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顛仆永為亡虜憂悴慘慘
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荆
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
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趾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記

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
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
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此諸逆節多所誅
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
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
藩鎮足下之外援也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
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
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
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
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

永銜罪貴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越專征博陸
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為國柱石秉師
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在手自古及今人
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
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
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
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于足下百姓之命懸
於執事自華及夷顯顯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
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群司審量
五材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言必舉苟非其人雖親

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
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為民自愛

王朗與許靖書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
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此一日之別於歲月豈况悠
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
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
之聖主儕輩畧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之叟而
相去數千里加有遼塞之隔時聞消息於風教託舊
情於思想眇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

荆州見鄧子孝淵聖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
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
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奉
拳飢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
群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
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天子之情聽每叙
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
求舊易稱同轂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魚
而兩之摠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為睽非武皇帝之
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

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
屬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轂問久濶情
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
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
二男大兒名肅年二十九生于會稽小兒纔歲餘臨
書愴恨有懷緬然

又曰

過聞受終于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
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
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之摠集觀

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耀之青烟于時忽自以
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携子
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
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
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嘗讓上卿於李元
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
讓名然後緩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
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醺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
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

又曰

前夏有書而未遑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
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
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
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晞故土桑梓之
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
勅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
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
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
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
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無不世之榮名上

下蒙不朽之常懼功與事並敏與勳著考績效足以
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
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
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啟衆心子導蜀意
誠此意有携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敢
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三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
動于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
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
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于京師而持疑于荒
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七
書

蜀

秦宓答王商書

又與王商書

又報李權書

馬良與諸葛亮書

孟達與劉封書

彭羸獄中與諸葛亮書

張疑與諸葛瞻書

秦宓答王商書

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若亦

何時可以終身不和街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此書

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願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街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箴歌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倚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位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

又與王商書

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

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冑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

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于世者乎
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
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又報李權書

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
從前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
會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
合流為大官又以傳識為私宓報

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元自然嚴平不演
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
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
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
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于未萌豈不信耶成湯

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
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
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洪範記災發于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

馬良與諸葛亮書

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替世配業光國魏
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
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
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
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孟達與劉封書

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貌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

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

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

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于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讐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

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與之言必為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有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

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
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避禍猶皆如斯
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
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
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
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
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
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
百戶封計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
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

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夫詩有自
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孤突閉門不出封不
從達言

彭彙獄中與諸葛亮書

時左零私情不悅詣

具秀拔主公相持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
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
望乎彙曰老草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
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世彙退
具表彙辭于
是收付獄

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聞
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
有輕舉之志曾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統斟

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抵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誨
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
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
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
士盜竊茂才分干之厚誰復過此秉一朝狂悖自求
殖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
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况僕頗別菽麥者哉所
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
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悅失
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寔耄老也且夫立

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
死至于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
計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
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未
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
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情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
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
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

張嶷與諸葛瞻書

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

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而
恪之從弟也嶷與書曰

東主初崩帝寔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寄託之重亦
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
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
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
命卒台太傅屬以後事誠寔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
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笑之術也
雖云東家紀綱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
慮耶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即君進忠言於太傅
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
西並舉寔為不晚願深採察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八
書

吳

孫策責表術書

孔融與曹公書

太子與步騭書

孔融遺張紘書

陳琳答張紘書

虞翻與客書

陸遜與關羽書

張承與呂岱書

諸葛恪與陸遜書

孫策責表術書

時表術借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
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
大計無不悚懼旋短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
議復欲追導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
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
之士所以響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宮太后弘農王畧丞
宮人發握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鼓慕義神

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傅宣命
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
表稱亂南荆公孫瓚魚豢北幽劉繇決力江許劉備
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憂柔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
操等飢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
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
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
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
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疆臣若無過而奪之懼
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

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
戰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
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
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
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
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
之符出租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
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政成其志今天下非
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
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

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
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異五也幼主岐嶷
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
盛自受旦爽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
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
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
垂教管弦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
忍立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為
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維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
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

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
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
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
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模於舉措若
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
公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
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
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
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
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

孔融與曹公書

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時孫
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

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
融善融憂其不免初乃與曹公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
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
其人困於孫氏委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
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
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恥之今孝章寔丈夫之
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
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
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

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皮炳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寔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

都尉命制未至果為權所害

太子與步騭書

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騭書曰

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寔驅驅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于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

孔融遺張紘書

權討江夏以東郭少事命統居守進領所職融遺此書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

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
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
清相見豈復難哉

陳琳答張紘書

張紘見枏榴枕受其文為作賦琳在此見之以示人曰此

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机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此書

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
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寔也今景興在此足下
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虞翻與客書

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追與書曰

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

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陸遜與關羽書

時關羽鎮荊州權召遜拜偏將軍代呂蒙遜至陸口書與

羽

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
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
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
獲遐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
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茂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
旌闕望麾葆操猶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眾以逞其
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

杖術軍勝彌望願將軍廣為萬計以全獨克僕書生
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
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

張承與呂岱書

時岱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

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搔擾岱有表輒行
星夜兼路攻討一年破之斬式郡縣悉平
復還武昌年已八十然體
素精勤躬親王事承與此書

昔旦與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
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
悅其美加以文書執掌賓客終日罷不舎事勞不言
倦又知上馬輒自起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庶頗

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
有盡此美邪

諸葛恪與陸遜書

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
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

者以為不利於是徙恪屯
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

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凋盡守德業者不
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
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
莫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
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
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

有所短師僻由矜賜不受命豈沉下此而無所闕且
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
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
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若不克苟令性不邪惡
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違私行
不足皆宜濶略不足縷貴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
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况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
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
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為禍原其
本起非為大讎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貴人專以

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
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貴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
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
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况已
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
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久至
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
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八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九

牋

魏

劉廙謝劉表牋

蜀

法正與劉璋牋

吳

張紘授子牋

諫齊王奮牋

周瑜上吳主牋

周鮪誘曹休牋七條

劉廙謝劉表牋

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荆州牧劉表辟為從事其友二人皆

以讒毀為表所誅廙謂望之曰趙毅鳴犢仲尼回輪令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于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奔

揚州為牋謝劉表曰

考躬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柏文之列孤德
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嚮昭前之
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
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
至之間考躬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

往之分門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逆竄永涉川路即
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
思雖遠猶通敢忘前施

蜀

法正與劉璋牋

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
蒙耻沒身辱及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
聽穢惡其轂故中間不有牋敬願念夙遇瞻望悵悵
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寔不藏情
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

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
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寔為區區不
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
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
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
變既成又不量疆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糧
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関至此所歷
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萬兵皆壞陣之卒
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寔不相當
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

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
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
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為界分平資中
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將軍計者必謂
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衆
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為其後繼若
爭容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
為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
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
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

生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闕頭寔為益州
禍福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
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
昭然可見斯乃大畧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
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况明將軍左右明
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
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
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
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
謂不負聖德願惟分義寔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

舊心依依寔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吳

張紘授子晟

紘為孫權長史後還吳迎家
道病卒臨用授子靖留晟曰

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
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
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
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
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
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
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譽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

於息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
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
割息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
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

諫齊王奮牋

時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

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
皆為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
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
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軌上則

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先
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
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
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表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
人眾非弱以遠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
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茅過萌慮於千載
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
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
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
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強恭敬之節下當

存抑驕恣荒亂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
詔勅不拘制度擅廢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
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分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
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
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導當
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
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
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
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
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

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
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令不行於藩臣邪此
古今正義大王所知也夫福來有由禍生有漸漸生
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
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過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
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欲
為大王除危殆于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
言至願蒙三思

周瑜上吳主牋

瑜疾困上
權此牋曰

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

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
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
日加無損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
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
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而未知終始此朝士肝食
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
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

周魴誘曹休牋七條

字子魚被命密求山中

知者令譎排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
恐民帥小醜不盡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
休乞遣親人齎
牋七條以誘休

魴以千載微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州敬恪求顯瞻望
雲景天寔為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
見明孤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
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冗
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啟之豈敢致此不勝翹企
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
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
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

其二

魴遠在邊隅江沘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

谷之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
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
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
刃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
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
所歸拳拳輸情懷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
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惻一則傷慈
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
愍之留神所冀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事須響應

其三

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為變以見
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此歸命不
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
薄媼不復厚雖或整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
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
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
怖其可言乎惟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
納願明使君少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
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為亂為亂之日魴
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

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
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
孫異治安陸城脩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為軍儲又命
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寺才留三千所
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
從此率厲吏民以為內應北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
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
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
中叅著龜則足昭徃言之不虛也

其四

所遣董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
特令齋牋託叛為辭目語心計不宣脣齒骨肉至親
無有知者又已勅之到州當言徃降欲北叛來者得
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
福鮮遁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
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
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
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為後信一齋教還教還
故當言悔叛還者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
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

其五

鄱陽之民寔多愚勁師之赴役未即應人倡之為變聞聲響拊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搔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任江上鮪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若未徑到江岸可往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

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率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鮪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

其六

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壘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今鮪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

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
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
日聞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
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

其七

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
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
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為表幟使山
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
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濶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

事事宜神密若省魴牋乞加隱祕伏知智度有常防
虜必深魴懷憂震灼啟事蒸仍乞未罪怪

三國志文類第四十九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
評

魏

陳壽評武帝

陳壽評文帝

陳壽評明帝

陳壽評三少帝

孫盛評曹公哭表紹墓

孫盛評文帝

孫盛評文帝斥后族

孫盛評明帝

孫盛評逆制廟號

裴松之評魏氏配饗

陳壽評董卓袁紹袁術劉表

孫盛評田豐沮授

裴松之難陳氏評荀彧

裴松之難荀彧同傳

陳壽評呂布張邈臧洪

陳壽評武帝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疆

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擊申商之法術該
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美不念舊
惡終能揔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畧最優也抑
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陳壽評文帝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
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陳壽評明帝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

于時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闡拓洪基而據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陳壽評三少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恣肆自陷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而晉比之

山陽班寵有加焉

孫盛評曹公哭表紹墓

時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

還其家人寶物

昔者先王之為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荐社污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于逆臣之家加恩於饕餮之室為政之道於斯躓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導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

孫盛評文帝

時軍次于譙太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及設伎樂百戲

令田先王皆樂其生禮不忘其本其復譙
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丙申

親祠
譙陵

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
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
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子之思
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天地厚
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
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鄙人著度見之譏宰予降暮仲
尼發不仁之歎子賤忘戚君子以為樂禍魯侯易服
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

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縗斬於
前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漢文變易
治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縗素奪於至尊四海散其
遺密義感闕於群后大化墜於君親雖心存貶約慮
在經綸至于樹德垂教崇化變俗固已道薄於當年
風頽於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陣晉襄墨縗
而三帥為俘應務濟功服其馮害魏王既追漢制替
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
墮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
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

世之期促也

孫盛評文帝斥后族

時有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

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授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夫經國營治必憑俊詰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于號令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呂寔匡有周苟以天下為心惟德是使則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二漢之季世王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為

亂階於此自時昏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深懷酸毒之戒也至於魏文遂發一概之詔可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

孫盛評明帝

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已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推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甚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孫盛評逆制廟號

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

文皇帝應天授命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

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

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

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于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

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

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歛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

之群司於是乎失正

裴松之評魏氏配饗

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

又位非魏臣故也至于外程昱而遺郭嘉先鍾華而

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

之至遠同於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

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

陳壽評董卓袁紹袁術劉表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

有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袁紹劉表

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

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聞善而不

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蹶社稷傾覆

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

三國志文選

卷之六

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孫盛評田豐沮授

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裴松之難陳氏評荀彧

世之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

臣易位寔或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疾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

世識

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哀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姿仗順之畧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贊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嶮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剪漢迹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

志行義立謂之未克其殆誣歟

裴松之難荀賈同傳

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陳壽評呂布張邈臧洪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畧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強烈志不立惜哉

三國志文類 卷五十一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一

評

魏

陳壽評二公孫陶四張

又評諸夏侯曹氏

又評荀彧荀攸賈詡

又評袁張涼國田王邴管

又評徐爽何夔邢顛毛玠司馬芝崔琰鮑勛

又評鍾繇華歆王朗

孫盛評華歆

三國志文類 卷五十一

宋書空日鈔

又評合淝戰守

裴松之評蔣濟議郊祀

陳壽評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劉放

又評劉誼司馬朗梁習張既溫恢賈逵

又評任蘇杜鄭倉

又評張樂于張徐

又評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

又評任城陳思簫王

又評魏氏王公

孫盛評魏氏封建

陳壽評王粲衛覲劉廙劉劭傅嘏

又評栢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又評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又評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陳壽評二公孫陶四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群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又評諸夏侯曹氏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效勞爽德薄位尊沈溺淫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立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授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又評荀彧荀攸賈詡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度乎筭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與

又評袁張涼國田王邴管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第矣田疇抗節王修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璠胡昭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又評徐奕何夔邢顛毛玠司馬芝崔琰鮑勛
評曰徐奕何夔邢顛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度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

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又評鍾繇華歆王朗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瞻誠皆一時之俊偉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孫盛評華歆

評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於主權宜宥怒出自人君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以為譏

斯褒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孥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

又評合肥戰守

評曰夫兵固詭道竒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群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于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殺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

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圓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

裴松之評蔣濟議郊祀

評曰臣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曹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

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繆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立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蚪龍神於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蚪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豹自祭其先不祭騏虎也如立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立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

陳壽評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劉放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將濟才策謀畧世之奇士
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
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
譏諛之數每過其寔矣

又評劉馥司馬朗梁習張既温恢賈逵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摠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
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
有名寔者也咸精達事機咸恩魚著故能肅齊萬里
見述于後也

又評任蘇杜鄭倉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
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
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
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綸治體蓋
有可觀焉

又評張樂于張徐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
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
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
遼徐晃之備評也

又評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德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又評任城陳思蕭王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艷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携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與

又評魏氏王公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寔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孫盛評魏氏封建

評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侷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剪枝幹委權異族勢同塊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

興亡曹固論之詳矣

陳壽評王粲衛覲劉廙劉劭傳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轂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覲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暇用才達顯云

又評相階陳群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評曰相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群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響矣魏世事統臺閣重

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又評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温粹識純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坦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又評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重

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
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
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為疾矣

三國志文類第五十一

云亦曰才明於世理得於心而後居王業法也
成克政公輔及歷年過八十起家就州丞保百二十
年元老終位九二始之常於茲為故矣

卷之五十一

